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4

24 Sept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2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克平尼—维多利亚先生 (副主席) (多米尼加共和国)

嗣后：乔杜里先生 (主席) (孟加拉国)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陛下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讲话。

——一般性辩论开始

下列各位发了言

索德雷先生 (巴西) 西迪基先生 (孟加拉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会议开始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陛下讲话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陛下的讲话。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陛下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我很荣幸代表联合国大会，欢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陛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首先我想表示，我本人以及西班牙政府对您主持本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感到满意。您久经考验的工作能力以及您杰出的个人品质将对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取得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成果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我也想强调指出我们的前任主席德皮涅斯大使，在上届联大中所显示出来的技巧和效力，和我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默默无声然而坚持不懈的工作表示钦佩。

西班牙政府希望，国王在行使其代表国家的宪法使命时，应在本论坛上阐明其国家的观点。他的国家尊重国际法、把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共处和进一步巩固世界和平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视为其最优秀的历史传统，并因此感到自豪。这个国家很高兴能在这个世界论坛上发表讲话，因为这个论坛使人们抱有希望，即和平、正义和团结一致的目标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肯定的胜利。

西班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首批建国的国家之一，因此，它和其他的人类社会集团一起，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合理化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当时，西班牙一些法学家和神学家在研究西班牙以什么名义出现在美洲时就已经指出，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为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合法化，就必须使之符合伦理的良知必须尊重别国人民的权利和愿望。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应能努力获得“世界的共同幸福”。

下面的这句话是弗朗西斯科·德·比托利亚——“万民法”即国际法的创始人之一说的：“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时，如果对人类造成了一些损害，则这项事业就成为一项非正义的事业”。

因此，我国宪法的依据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限制作用。全人类各国人民都决心团结一致。这两个因素为国际社会的法律结构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一点我们今天已在联合国的机构中有所体现。

今天，我本着这一古老传统向大会发言。我也是以一个国家代表身份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不仅因为它的公民是年轻的，而且还因为它不仅恢复了自由和民主，还恢复了重要的，具有年轻人特征的态度，即朝气蓬勃、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

当一国人民恢复了其朝气，把传统与未来的理想结合起来，他不能忘记，这一复兴的产生不仅出于其自身社会的理想，还出于对一个协调的、和平和正义的国际共处的需要。

虽然今天的世界第一次成为一体了，然而同时在文化上它还是大相径庭的。

过去，一些国家利用所谓的文化或文明优越来为其统治别国辩护，文化上的多样性遭到了一种试图寻找经济上的优越或战略优势的做法的挑战。

今天，为人民所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对每一种文化的理解和判断，应该完全根据该文化自身的价值，而不能看其是否能够通过模仿或武力而适应于另外一种所谓的优越文化。这一人类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的概念就导致了更大的政治非殖民化的运动。

联合国就是这种强有力的事实的明确例子，这在历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在走向一个真正国际社会的进程中，联合国是个榜样和遵循的基本的工具。

的确，一些著名的殖民状况还残存着。

这种与时代不符的状况有一个方面与我国有关。西班牙坚决要求迅速解决直布

罗陀问题，使直布罗陀重新回到西班牙领土，我们这样做，也出于这一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理由。1984年11月27日的布鲁塞尔宣言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于1985年2月在日内瓦决定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主权问题，自从那时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征是，人们都希望终止不合理的状况，而不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仅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是多样化的，而且在经济秩序里，差别仍然存在并日益扩大。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经济危机，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新的保护主义倾向重新抬头。要实现正义和团结以及和平和安全本身，都要求消灭这些差别，纠正这些倾向。

几个月以前，在讨论非洲存在的严重经济状况时，大会举行了会议，一方面非洲国家明确了他们有必要作出巨大努力，进行自我估计和调整，并采取行运；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不能对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主要部分的人民的经济停滞和恶化状况视而不见。这种政治远见和团结一致的表达是一个乐观的发展。西班牙根据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保证进行合作，今天它重申这一保证。

一些国家外债严重，其中有些与西班牙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影响到各国的問題。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捷径可走。无疑，许多因素和行径导致产生了这种局面。责任是多方面的，因此应当共同分担。让历史学家们作出最后判断。今天重要的是要鼓励那些在扭转国内局面的调整政策，不仅要赞成这些政策，而且要采取实际行运给予具体的支持。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超越了这些局限性，将会危及国内和平与团结，从而妨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微妙进程。

在过去十年里进行的政治变革中，我国确定了其国际立场的依据。

自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西班牙确定了其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所作的选择。一九八六年它参加了欧洲共同体，在与西班牙人民磋商后，它规定了其继续作为北大西洋联盟的条件。

西班牙参加了西欧各国组成的各种组织和机构，这只不过是证实了自从现代历史开篇以来它的历史特征和文化特征。基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并出于一种天职，

西班牙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不可分隔和一个主要的部分。它通过参加十二国的决策过程，有机会就欧洲问题宣布其观点，并根据欧洲各国共同的历史，促进其活动。欧洲当然不能有只管自己的念头。相反，我们努力扩大欧洲共同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和美洲大陆各国的交往。欧洲不能只管自己的家园，也不能满足于自己能过上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而让其他地区的人民处于经济停滞、国际贸易减少以及贸易和金融的恶性循环之中。

作为西方联盟的一个成员，我们的立场是要致力于共同安全，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努力使超极大国间的对话产生成果，并加速他们的谈判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话的气氛、加强人们对国际关系的信心，能在不久的将来首次导致核武库的大幅度削减，导致军备竞赛的停止，导致全球禁用化学武器；并导致在常规武器的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区域一级，诞生于赫尔辛基并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获得新进展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正在通过各种论坛继续工作。今天，在斯德哥尔摩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协商一致，无疑这将加强欧洲在一个广泛的地理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与协调。人们希望，这一成果将对即将在维也纳复会的欧安会的新阶段产生积极的影响。

西班牙所具有的这种双重身份，它既是欧洲国家，又是西方国家。这一身份加强并丰富了我们同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特别的文化和历史关系把我们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我们能与他们团结一致，以寻找解决他们今天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

近年来，除了已存在的令人关注的问题外，又增加了一个其规模不容置疑的问题，即：恐怖主义。它伤害无辜的生命，使人担惊受怕，并剥夺了公民的和平。

恐怖主义是对人类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权利——和平生存权——的打击，它具有国际性质，任何国家如果支持恐怖主义或者甚至只是容忍恐怖主义，都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的成员。

西班牙政府一再宣布它赞成加强进行国际合作以反对这一世界性的灾祸。本

大会在去年十二月一致明确地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有益的进展，但必需继续采取具体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措施。

不幸的是，本届大会不得不再次把其注意力集中于世界上各个区域发生的冲突局势。有些是近来发生的，有些几乎是长期存在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破坏了本组织《宪章》的各项原则。同时，一些国家的人民本来应该在和睦的环境中创造其未来，而他们却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毁灭与苦难中流血牺牲，我们对此竟毫无办法。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苦的冲突，我们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的依据不仅仍然有效，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有所加强。我在这个讲坛上呼吁进行谈判与对话，以便永久地克服不容忍和顽固的作法，使得理智与法律的力量能战胜使用武力的理由。

和平意味着社会内部的平静与协调。如果世界上继续存在着显然不公正的局面，就不可能有协调。如果谴责不正义的呼声被掩盖的话，更谈不上和平。对人权的尊重将是判断我们的文明和我们具体行为的一个标准，不仅是那些违反人权的人的行为，还包括那些不谴责对人权的违反或对违反行为采取一种消极接受态度的人的行为。

种族歧视包括许多极为严重的违反行为，因为它必然意味着对人的完全蔑视。

我们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取消并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要让一些人明白他们让偏见与恐惧蒙住了眼睛，把他们广大的同胞置于不可容忍的统治与压迫下，这给他们国家的前途以沉重的打击。

在最近几年中，多边国际合作受到不断的破坏。然而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许多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通过多边的努力寻求解决。

在面临传统的困难的同时，联合国去年又遇到了严重的机构和财政问题。

秘书长果敢的倡议得以实行，他的努力值得我们的支持与承认。联合国大会必须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改进联合国的效率和行政管理。从全局看问题，联合国组织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他在许多领域中进行十分宝贵的合作工作。

他是一个法制的国际秩序的理想希望所在。国际社会绝不能因为现有资源的不足而使联合国的活动遭到破坏，使联合国的威望遭到削弱。

现在开始的本届联大在寻求解决目前的国际局势中的众多问题的努力中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目前的国际局势虽然在某些方面令人严重不安，但也包含着朝着实现《宪章》目标而前进的可能性。

我相信，不论出现什么困难，大会定将继续朝着和平、安全与合作的道路前进。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阁下所做的重要讲话。

在秘书长和我陪同胡安·卡洛斯国王阁下离开会场的时候，我要求各位代表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阁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厅。

上午10点25分休会，11点复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发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礼宾官陪同下步入大会会堂。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参加联合国大会，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里根总统：离这个会堂不远的地方就是代表的默思室，这是一个避开充满冲突和暴力的喧嚣世界的安全之地。达格·哈马舍尔德谈到这个默思室时曾经说过，“我们要恢复信仰的观念，致力于比我们自己更伟大，更高尚的目标。”

正是这种奉献精神创立了联合国：用一句古话来说“人们化剑为犁……国家之间不会大动干戈、不会再经历战争”的时代，这种奉献精神是为了达到世界和平与自由、人权和民主自决的目标。

美国依然致力于联合国。四十年来，这个组织为缓和各国利益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国际论坛，并在维持和平、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消除疾病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没有谁能够比在座的各位更清楚地知道《宪章》所载的崇高理想仍然经常得不到实现。联合国本身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财政危机。但是，我们能够把这场“危机”转变成一次机会。专家小组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可以作为恢复联合国地位和效力的第一步。归根到底，这并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信誉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能决然地抓紧这个时机，把改革的言论变为现实，那么联合国的未来将是安全可靠的。大家可以相信我的话：一向慷慨支持联合国的我国在努力实现联合国崇高宗旨的过程中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去年我到这里讲话的时候，寻求这些目标的重要时刻还未出现，苏联和美国领导人还没有在日内瓦会晤。现在这些会谈已经举行过了。苏联和美国代表团举行了

十五个多小时的会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也同我单独会谈了约五个小时。

我们的谈话是坦率的，也是富有成果的——从更大的意义上说甚至超过所协议的文件。戈尔巴乔夫先生很直率，我也很直率。我们再次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性的论断：国家不是因为彼此的军备而互不信任；相反，国家是因为彼此互不信任而加强军备。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对这种不信任根源的看法：苏联历来企图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统治强加于它国。因此，我们承认双方在政府制度以及对历史和人类未来的看法方面存在着深刻和持久的分歧。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我们仍然决心共同努力去真正地裁减核军备，并在其它方面取得进展。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代表们，今天我要向各位报告首脑会议以来发生的情况，主要是7月25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重要信件。我在信中谈到削减核军备，就战略防务达成协议以及限制核试验等重大问题。除了这些涉及到苏美军事关系方面的问题之外，我也要谈一下实现和平的其它关键步骤：解决政治冲突、加强国际经济以及保护人权。

然而，本着在日内瓦建立的坦率传统，首先让我告诉各位，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上已经笼罩了一层阴影。我在这里指的是苏联侵犯人权的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例子。

最近，在一位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的作为联合国雇员的苏联人在美国被捕之后，一位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成了被捏造的罪名而受诬陷的对象。他被逮捕入狱。这样做根本无视正式法律程序和许多人权公约。实际上，他是被当作了人质，甚至受到了被判死刑的威胁。

现在这两人已送交各自的大使监管。但这只是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同意采取的临时步骤。这样做没有改变案子的事实真相：格纳迪·扎卡洛夫是一名犯罪的间谍，应当接受审判；尼古拉·丹尼洛夫是一个无辜的人质，应当释放。苏联应对自己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担负责任。滥用联合国来进行间谍活动对这个组织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个世界抱有更大的希望，它期待着只有美国和苏联领导人能够作出的对和平事业的贡献。

基于这个理由，我今年夏天写信给戈尔巴乔夫先生，提出新的军备管制建议。在讨论这些建议之前，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哪一些武器最危险，对和平造成最大的威胁。威胁并非来自防御进攻的防御系统，而是来自进攻性武器——可以跨越空间对地球表面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弹道导弹——特别是苏联的多弹头的重型和高准确性的洲际弹道导弹，无论在大小还是在数量方面，苏联的洲际导弹是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伦比的。

因此，美国早就敦促对这种进攻性系统进行根本的、均衡的、可核查的裁减。请注意我说的是裁减，因为这是军备管制的真正目的：不仅要使当今武库水平作出规定，不仅要使进一步军备扩张另辟用途，而且也要以减少战争危险的方式来削减这些武器。实际上，美国认为，一个没有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前景必须成为军备管制的最终目标。

我高兴地说，苏联现在已接受了我们的关于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意见。在去年11月举行的日内瓦首脑会晤中，我们同意加强这一领域的工作。从那时以来，苏联人提出了一些详细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它们毕竟体现了一种认真的努力。因此，我们继续努力将美苏武库削减50%，重点是削减弹道导弹弹头。然而，如果苏联不想削减那么多，我们准备仅只把它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加予考虑。在其他条款方面，我们曾经设法照顾苏联关切的问题。因此，出现了松动。

同样，在中程核力量领域，美国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消毁这种导弹。如果苏联坚持要分阶段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准备毫不拖延地缔结一项临时协定。

所有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希望。我可以告诉诸位代表，今年夏季我们双方之间的交换意见本来可以标志着认真和有效果的削减武器谈判的开始。如果双方在新

的一轮日内瓦会谈中加紧努力，如果我们遵守去年11月双方相互许下的诺言，谈判僵局便有可能化解。

然而，苏联做出的反应长期以来一直是贬低削减进攻性武器的必需性。当美国开始研究使进攻性核武器有朝一日变得过时的技术时，苏联人却试图使它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好象对战略稳定的主要危险是仍处于设计阶段的反导弹防御，而不是已经过量存在的威胁着人们的弹道导弹本身。

虽然如此，美国还是承认，战略均衡的进攻性武器方面和防御性武器方面都必须加以讨论。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照顾到苏联关于战略防御系统有可能用来进攻所表示的关切。我曾经提出坚定的具体保证说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永远不会被用来在外空布置可能在地球上造成大规模毁灭的武器。我曾指出，我们现在谋求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这将进一步保证战略防御计划不可能被用来支持第一次打击战略。从一开始起，我们就愿意和苏联人一起合作使战略防御问题取得进展，以便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受到威胁的感觉，并且双方都能够从战略防御计划所标志的战略革命中受益。尽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苏联人正在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但美国仍然尊重该项条约，我们已经告诉苏联人，如果我们双方都同意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我们准备现在就和他们签署一项有关研究、发展、试验和布署战略防御武器的协定，这一协定的基本点如下：

第一，双方将同意从现在到1991年双方只能在《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发展和试验，以便确定先进的战略防御系统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第二，现在签署的一项新条约将规定，如果1991年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决定部署这种系统，该方将有义务提出一项分享战略防御的好处和销毁进攻性弹道导弹的计划。该项计划将用二年时间商定。

第三，如果双方不能在经过两年谈判之后达成协议，其中任何一方在提前半年通告对方之后，可自行部署先进的战略防御系统。

正如美国一再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正走向一个更加依赖战略防御的未来。美国仍旧准备就我们和苏联人如何——按照什么规则和方法——在这方面开展合作进行会谈。这种战略防御加上大幅度削减进攻性力量，将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均衡，并给未来的政治家提供一个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机会——在地球上最终销毁核武器。

我们除了提出有关进攻性武器削减及战略防御的建议之外，还建议在另一个领域——核试验方面——采取新的步骤。正象销毁一切核武器是我们的长远目标一样，彻底禁止核试验也是我们的一个长远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必须采取实际的步骤。因为现实是，我们眼下仍然必需依靠这些武器来战争，因此，我们的威慑力量的安全和可靠性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和平。

美国对其核安全的记录感到自豪，并且打算保持这一记录。虽然如此，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仍愿为取消核试验采取两个重要步骤：第一，一旦就更好的核查程序达成协议，我们愿意采取行动进而批准《限额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我们已经提出实现这一步骤的新建议；第二，这两个条约一经批准——并结合一项削减并最终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方案——我们愿意讨论如何执行一项限制和最终停止核试验的分步骤进行的平行方案。

这些就是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可以采取的、以便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正在前进的步骤。因此，我吁请苏联同我们一道争取在限制核试验方面取得实际的可以达到的进展。

就在几天以前，我收到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我7月25日信的答复。眼下我只想说，我们正在予以认真仔细的研究。

在我们走向消除核武器目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其他类型武器的重大失衡现象。因此，美国建议全球全面禁止所有化学武器，我们和盟国努力打破维也纳常规力量谈判的僵局。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视察在内的一系列新的具体的、在军事上建立信任的措施。

但我们必须牢记七十年代的经验：军备控制方面的进展不能与区域政治发展割裂开来。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军事竞争，而不是相反。

尽管美国和苏联对政治紧张局势的根源看法不一，但我们都认为区域冲突可能会升级为全球对抗。去年，我在这个主席台上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适用于五个可能成为更广泛冲突爆发点的危险区域冲突。我指出，当126,000名苏联士兵对阿富汗人民发动罪恶战争的时候，当140,000名苏联支持的越南士兵对柬埔寨人民开战的时候，当1,700名苏联顾问和2,500名古巴战斗部队参与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计划和行动的时候，当1,3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3,600名古巴士兵为扶植安哥拉境内民心背向的镇压性政权而直接参加战斗行动的时候，当价值数亿美元的苏联武器和苏联集团的顾问帮助尼加拉瓜试图颠覆邻国并背叛了人民所拥护的革命的时候，美国很难接受苏联关于和平意图的保证。

必须认识到这些冲突中所隐藏着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不但时刻准备与邻国开战，并且还经常不断地对本国人民发动战争。实际上，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通常都难予区别。以阿富汗为例，傀儡政权已经宣布打算把边界地区数以万计的居民迁移到其他地区。谁都不会怀疑，这种行动一定是用典型的共产党的方式——武力——来完成的。许多人将会死去，从而使苏联及卫星国部队更易于恫吓巴基斯坦。

正是这种犯罪行为使它们与民主国家对抗的危险非常严重。

因此，为解决区域冲突，我再次建议一个三点和平进程：一、交战各方之间进行会谈，否则无法结束暴力和实现民族和解；二、美国和苏联进行讨论——不是要强加解决办法，而是支持和平会谈，并且最终消除源于国外的武器供应和“代理人”部队；三、如果会谈成功，各方联合努力来欢迎每一个国家重返世界经济和尊重人权的国际社会行列。

除了区域争端之外，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也在破坏对和平的希望，任何原因，

任何不满都不能成为理由。 恐怖主义罪恶滔天，不可饶恕，这是懦夫的罪行，是残害无辜、手无寸铁和孤立无援的人的懦夫。

为直接反对恐怖主义，特别是由国家指使的恐怖主义，美国和其盟国及其他各国已经采取了措施。 四月，美国以行动表明，美国将捍卫自己的利益并采取反对恐怖主义侵略的行动。 我今天向各位保证，特别向恐怖主义的潜在支持者保证，美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同心同德。 同世界上其他文明民族一样，我们也忍受到了极限。 对我国公民或我们利益的袭击绝不会不受惩罚。

我们将竭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受到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的守法国家。 为此目的，美国认为，五月东京首脑会议上七个工业化民主国家达成的谅解是达成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国际协议的良好开端。 我们建议大会考虑东京决议。

关于经济领域。 当世界正在空前地认识到，经济动力和增长的关键是个人自由而不是国家权力的时候，有些人继续宣扬诸如基于国家控制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思想，真令人啼笑皆非。 各国已经脱离了集中管理和政府控制，而走向鼓励和奖励自由市场。 它们请公民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就业，创造财富，建立社会稳定，培养对所有的人的未来的信心。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首脑会议赞扬了这些原则。 五月关于非洲的历史性联合国特别会议也是一样。 我们赞扬非洲国家要求改革的呼吁，以便促使各国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私营部门来导致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克服饥饿和经济停滞需要制订鼓励非洲国家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积极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可使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更容易提供援助。 经济刺激的规律并不区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它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

最近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归功于经济自由的增长，也正是这一趋势给未来带来希望。 但这一新的希望面对着一个严重威胁：贸易壁垒的危险。 历史表明，树立这种壁垒会引起报复，而报复反过来又导致那种三十年代把世界带入深刻肖条和经济困境的那种贸易战。 的确，保护主义就是破坏主义。

这就是美国寻求所有大会会员国对保护自由公平贸易支持的原因。我们为上星期在乌拉圭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会上就举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讨论一系列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其它90多个成员国一道，为维护国际贸易自由流通而努力。

美国除了抵制保护主义以外，还寻求以其它方式刺激世界经济的增长。我们现在的国库券利率降到了九年来的最低点，仅仅是百分之五多一点，这大大减轻了债务国的负担。美国新的税收结构将促进国内的更大繁荣，也会有助于世界的更大繁荣。最后，美国同其它国家一道为尽可能减少货币浮动，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和建立作为繁荣基础的可预见性而努力。

但美国认为，我们对世界繁荣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继续提倡市场经济这块法宝，这是个简单而久经证实的真理，即：‘正如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和民主政府不可分割一样，经济发展也是要依赖于经济自由的。

在此，我们开始谈论我们最后一项内容——人权，这是实现和平、自由与繁荣不可缺少的因素。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先生在最近的发言中也使用了我今天用到的几项内容，即：军事、政治和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第四项是人道主义。

这一区别是说明问题的。美国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概述的、对个人和人类尊严的尊重不应属于慈善或“人道主义”事业范畴之内。尊重人权不是社会工作；不能降低为同情的行为。尊重人权是政府的首要义务也是其合法性的根源。

尊重人权还是世界上任何和平结构的奠基石。纵观历史，独裁与暴政一贯首先崇拜军国主义和追求战争。基于被统治者意愿之上的国家和承认个人不可剥夺权利的国家是不会兵戎相见的。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真正的和平是公正，是自由。真正的和平就必须承认人权。

十多年前，在赫尔辛基曾对这些权利及其承认作出了承诺。我们今天只需瞻

一下东方，就能看到上述承诺是如何令人遗憾地没有兑现。在铁幕后面，对科学家、宗教领导人、和平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良心犯的迫害仍在继续进行。大家知道，赫尔辛基协议的一部分还谈到——我引证——“改善记者的工作条件。”

因此，人权领域内的进展必须同其它领域进展齐头并进。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阻碍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就是美国在寻求《联合国宪章》两个目标——和平与自由时所关心的问题，和所看到的机会。

我在去年大会发言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是很深远的。但我还是要呼吁我们两国关系上出现新的开端，一个有益于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新开端。自那时以来，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并提出了指引我们两国和全世界朝着我们长期以来响往的方向前进的新建议。苏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采取行动，表明他们也在为和平而继续进行对话。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可以对世界和自由的前景抱有希望。我们只需回顾环望一下，就可以看到新技术日新月异，可能在将来能使后代不再为核恐怖所笼罩，民主活动家和自由战士的队伍不断壮大，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整个世界深刻关切那些面对暴力和国家权力的个人的权利。

过去，当我提到这些趋势时，当我要求制定一项“为自由向前战略”，并预言民主统治最终定会取胜于极权主义时，有人指责我只说些人民爱听的话，指责我不鼓励他们抓住今天，而逃避现实。

但希望就是相信人类和相信人类的未来。希望仍是最崇高的现实及悠久的动力；希望是多少世纪以来，一切改善人类命运的伟大思想及事业的根基。

历史教会了我们希望，因为它教给我们有关人类和不可压抑的人类精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南部的伟大人物威廉·福克纳曾经说过，地球上最后的声音将是，最后剩下的两个人在争论他们所建的宇宙飞船应该飞向哪里。福克纳1950年在诺贝尔委员会上的发言中谈到核时代、核时代造成的全面全球性现实的

恐惧，一种对毁灭的恐惧几乎已达到无法忍受。但他说：“我不承认人类会灭绝。我认为，人类不仅会延续不断，它还会战胜一切。人类是永生的……，因为人类有灵魂，一颗能够同情、牺牲和生存的灵魂。”

福克纳谈到了这一古老的真理和心灵的真谛，谈到勇气、荣誉、自豪、怜悯、惋惜和牺牲精神，以及构成我们历史荣耀的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事物来缔造我们的未来。这正是我们今天能够提高和升华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坚信不移；在上帝的帮助下，人类的事业不仅能够延续不断，而且必定会战胜一切；总有一天全世界——包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都将感受到和平的赐福，看到自由的曙光！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在请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发言登记将于9月24日星期三下午6点截止。我请各代表团以充分合作的精神尽可能准确地提供其预计发言时间，以便我们尽好地计划会议秩序。

德阿布雷乌·索德雷（巴西）：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巴西政府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主席。

我相信，在此的所有代表团都相信你的明智和富有灵感的领导能力，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取得理想的成功。

我还要赞扬海梅·德皮涅斯大使，他以杰出的才能主持了上届大会，去年的大会纪念了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

四十一年来，巴西为能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开始时作为第一位代表发言而感到荣幸。

去年九月第四十届大会上，是我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在此致开幕词。他首先对这个讲坛表示敬意。他说，这是国际社会的最崇高的讲坛，它唤起人民的敬仰和尊严，在这里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差距缩小。

今天我作为巴西外交部长怀着激情和敬意来到联合国的这个讲坛上。

这是人类的最崇高的讲坛。

由于它的这一高尚性质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它。

因此，我要用尽词汇来赞美它。它有时也遭到挫折，但这并不降低它作为对话和和平工具的固有价值。它也有缺陷，但这远不是使它无效的理由，相反我们更应感到必须加强联合国的价值。

巴西懂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联合国。如果联合国不存在的话，具有才能和智慧人类将会设想、缔造和重新发明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当然不缺少机构工具，它具有恰当的法律工具或明确规定的目标。实际上，联合国所最缺乏的是真诚普遍的正直意志，有了这种意志就可能把联合国的巨大潜力变为各国人民之间为促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有益合作，并维护联合国的存在，并毫不犹豫、始终如一和全心全意地促进《旧金山宪章》中所阐明的崇高宗旨。

当国际社会正在日益带有实际普遍意义的时候，如果取消联合国或使它软弱无能，那将是矛盾和愚蠢的，这样就会使世界失去促进民族对话和有效谅解的基本工具。

巴西认为，加强联合国是确保和平、安全与国际合作的最好途径。

我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在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把巴西说成是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是促进世界秩序各方面协调和均衡的因素。他说，“我们是作贡献的国家，我国不会扰乱世界。我国不会制造问题，而只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到这里来是要向联合国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转达一个新巴西的责任和建设性信息，巴西正在庆贺自己恢复民主，正以更新的活力、决断和承诺进行着重大的改革。

新巴西共和国十八个月来的历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我们加强了我们的政治机构，肃清了独裁主义的遗迹，为一个进步和不可逆转的民主制度铺平了道路，建立了一个完全、公开、现代和统一的社会。

我们纠正了几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国人民的通货膨胀，并且我们取得这项成功不仅没有带来经济倒退，相反带来了迅速和稳固的经济增长。

我们已经开始解决我们的主要债务，及我国政府所欠我国人民的社会债务和历史债务，我们积极地寻求缩小收入中的差距和扫除贫困。

正如我们在国内的建设目标一样，我们在国际上也希望享有一个政治上民主的秩序，希望国际经济繁荣和均平，社会公正。我们想要自由、发展和平等。

然而，这些愿望看来远远没有实现。相反，在政治一级上，重新两级分化的倾向破坏了争取集体和民主谅解的国际手段。对峙正在取代对话，强权战胜了协商一致。在处理争端中，武力威胁，甚至是使用武力正在取代谈判的工具，似乎强权本身就足以解决冲突。如今，哪里有威力，那么那里就更多地出现僵局，而不是胜利或失败。武力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已经证明是无用的。

上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预言，二十世纪将是高度简单化的世纪，他的预言是正确的。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被轻描淡写地公式化了，可以根据简单的二分法逻辑将国家分为不同的，而且是相对的阵营，以此抹煞当今世界自然的多极性。

现实是更为丰富和矛盾的，抵制了二元概念的权威。但是，马尼赫式的二元论可以坚持存在下去，并最终取代现实。根据地区外国家的对峙中存在的偏见和利益来处理由于地区性原因而产生的地区性争端将导致其他势力的出现，最终将一起小争端变成一个大冲突。尽管这些概念的前提是荒谬的，但它们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原则上是假的，在运用中却可悲地变成了真的，甚至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国际经济体制的自动化进程早已落后于时代，与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在贸易领域中，现行的规则首先反映了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的利益，尽管这些规则也常常遭到违反。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中，世界经济从属于某些单方面采取的措施的影响；这些措施能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权力，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争辩权，更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至于平等，即人们所希望的减少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所看到的是国际经济合作几乎完全陷于瘫痪。发展中国家的倡议受阻于发达国家的无动于衷，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强调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这些国家将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己的新兴民族生产而采取的合法措施混为一谈，使的这种不公正的作法更加不公正。发达国家的做法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之间有着明确无误的差别，前者是为了维护财富的集中，维持非竞争的活动，后者则寻求确保最穷国

家在一项不公正和不平衡的国际体制中的生存，这一体制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更大量的剩余来支付外债义务。

更为糟糕的是，一种新的保护主义形式正在出现。过去是阻挠、刁难进口，现在又有了这样一种战略，即对发展中国家内的生产加工设施设下重重障碍，甚至连那些主要是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设施也不例外。这一种“预防性”保护主义在牵涉到利用较为先进的技术等领域中尤其明显。

因此，国际关系的气氛对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利。但是，我们并不由此而失去勇气，不再坚持寻求实现我们定下的国内目标，或不愿意参加任何努力，以建立一个真正更为自由、繁荣和公正的国际社会——一个和我们坚定不移地要在本国内建立的社会一样的社会。

我不能不在此提一提我刚刚参加的在埃斯特角举行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我在那次会议上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坚定立场和建设性态度。

巴西相信，最终达成的协商一致能够成为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和有利谈判的起点，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经济秩序。

拉丁美洲正在为摆脱经济危机进行英勇斗争；与此同时，它的民主概念正在得到加强。

尽管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大陆的总的形势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比如衰退、失业和沉重的外债。

我想起了为我们大陆作出巨大贡献的西蒙·博里瓦尔说过的一段著名的话：

“奴役是黑暗的女儿；一个无知的民族是自我毁灭的盲目的工具。”
解放者今天一定会同意，处于贫困的黑夜中的盲目民族也可能轻易地变成叛乱和动乱的工具。

目前的形势要求人们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现在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必须最为紧迫地采取具体行动，以建立一个真正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们同样需要采取短期措施。拉丁美洲不能继续成为一个净资本出口者，不能

继续支付高利率和在重新谈判中分散外债，不能继续无法将其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能继续在技术转移中受到限制。*

对拉丁美洲经济问题的深刻认识导致了我们在卡塔赫纳达成了一致协商意见，并据此邀请债权国进行对话并表示理解。

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从其政治方面加以分析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债权国政府应理解一种独特的形式确实存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形式是不能通过简单的市场力量作用加以自动纠正的。重要的是要理解，有必要抑制和纠正国际经济体系中明显的歪曲和不平等。

萨尔内总统一再宣布，巴西不会在其人民处于饥饿和贫困时、也不会牺牲民主或经济增长来偿还外债。我代表一个决心完成其国际金融义务、并同样决心保证其已经作出很多牺牲的人民得到更好生活质量的国家，在这里重申巴西政府的这一坚定立场。

巴西政府正是本着这一崇高目标，在今年二月通过了一个广泛的经济改革计划：抑制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奖励生产和劳动，惩罚投机。这一非常成功的被称为“十字军计划的新计划”，今天已成为表现出推动我们增长的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的巴西人民的新的希望的象征。

地球上已不再有未知领土；但新的疆域正在对人类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开发：那就是技术领域。

发展中世界不能再成为这一新的革命的局外人，否则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被加深和扩大。技术革命必须被引导来消除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别，这样就能够使双方得到利益。这场革命的效果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很明显。如果这些效果被加以错误的指导，那么不仅会造成贫富之间的不可逆转的裂痕，而且无疑

* 副主席克尼平·维多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会议

会导致那些拥有和控制知识的国家与那些被拒绝在知识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

我们不希望也不会同意，让技术革命遵循工业革命的道路发展，使大多数国家只起到有限的综合价值的提供者的作用。我们也不希望仅仅购买过剩和过时物品的作用。

我们不会使自己被动的坐视国际劳动力的新的分化，这种分化把世界分成两个明显的范围，一个包括了后工业化集团，它们之间的信息活动和服务统治了管理世界的真正神经枢纽，而另一方则是落后和附属性的集团。

我们也没有忽视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在富裕国家中给军事目的带来的影响。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新技术在民用方面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得到了国防预算上无休止的财政资助。对于这些技术上的拨款对发达国家整个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和技术的落后刺伤着我们人民的良心。巴西坚定地、义务地忠于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事业。这种一体化已提出很长时间，但只有现在我们才有充分的条件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意愿来加以推动。

一体化为建立共同的拉丁美洲空间开辟了前景，有利于该地区国家的发展，能够在它们遇到国际经济局势的困境时振兴发展。巴西和阿根廷与乌拉圭一起，最近就这种一体化采取了有意义的步骤，达成了一些协议，明确阐述了三国人民已对统一的优势的信念而作出的成熟和明智的决定。这是一个大胆但却是实际的决定，它重申了我们对把我们的共同命运与对一体化可能带来的困难的彻底认识结合在一起信念。但是，我们勇敢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挑战，我们知道这一挑战是可怕的，但正是这种挑战的规模衡量出我们进行合作和进步的共同愿望——我们一道发展的共同希望。

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地区危机的继续存在，是人们对国际局势关注的另一方面。

最显著的事例是正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事态。我想起了萨尔内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佛得角时在普拉亚说的话：

“南非复杂的问题是不能以东西方紧张关系的角度或任何其他大国的战略观点来解决的。……要解决该地区的危机，首先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然后是在该地区国家间建立和平相处的结构，使它们都能够献身于完成其国家发展计划的斗争。”

比勒陀利亚政府在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并坚持违反安理会决定、阻止纳米比亚取得独立进程方面的令人不可理解的顽固立场，继续造成南部非洲的严重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巴西上一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华奎姆·纳布科，在反对使我们感到耻辱的奴隶制的战斗中，说：

“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某些基本原则为依据，这些原则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在任何社会中违犯这些原则都是对其它社会的侵犯。”

这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置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外”。而当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在南非令人憎恶的种族歧视政权确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要向比勒陀利亚证明，要继续执行其罪恶的制度是不可行的，国际社会就要作出决定，不能再有拖延。巴西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努力。鉴于南非爆炸性的形势和遭受各种非法和无端侵略的前线国家的危机形势，这无疑是一个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我们坚定声援那些英勇的和长期遭受苦难的国家。

在中东，暴力的循环仍在继续。对黎巴嫩遭受的袭击，巴西再次表示惊愕。我们与这个国家有传统的关系，并希望这个国家获得自决的充分权利得以尊重。

为中东寻求一个公正的和持久和平的基础，必然要求包括归还自从1967年占领以来的阿拉伯领土，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获得自决独立的权利，以及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需要在国际上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存。

巴西还关切地注视着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冲突的发展。我们很遗憾，这两个国家还没有通过和平的办法解决它们的分歧。我们再此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为。

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存在着长期的危机和冲突。例如在阿富汗和柬埔寨自决的权利和不干涉的原则遭到侵犯。只要外国占领继续存在和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遭到限制，这些地区的暴力将不会停止。

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自从一八三三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明确地和坚定地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一领土的主权权利，并强调有必要通过和平办法和谈判解决这一争端。至关重要的是，有关各方之间必须从新开始对话。

在中美洲，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恶化继续加剧着由意识形态对抗所造成的持续的紧张气氛。巴西坚信，要对冲突找到永久性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尊重各国人民在对话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下互不干涉和实现自决的原则。基于这种信念，我国试图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通过参加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小组实现谅解。

当我们在旧金山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给我们要交给下代人的世界下个什么定义。不久以后，一个重要的事件大大改变了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所进行的谈判的基础。

在广岛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表明，人类已经拥有了一个不但能够摧毁人类而且可以摧毁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世界的武器。自从那时以来，核武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每天爆发全球性和最后冲突的危险都在增加。

导致致命的和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各种行动和反行动确实是可怕的。在外空可能进行军备竞赛的前景，使我们深为不安。

巴西坚定不移地执行反对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扩散。我们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各论坛为实现裁军所作出的各项努力。

我国签署并批准了旨在使拉丁美洲成为人类生存的领土上第一块军事上非核化地区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目前尚未实现其目标。因为它并非所有这个地区的国家以及

处于另一个洲的国家所遵守。 这个国家在条约所规定的区域内拥有在其管理之下的领土。 此外最近的事件表明要使这个条约真正成为一个能够保证拉丁美洲国家安全的有效工具，就要求有监督引进核武器的有效核查制度。

虽然有这些缺陷，巴西一再重申它严格遵守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规定，避免进行任何获取核武器的活动。

我们一贯和坚定地执行这一政策，并得到了巴西人民广泛的支持。 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拉丁美洲的完全军事非核化。 我国政府正如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坚定致力于避免在这个大陆上发展和引进核武器。

核军备竞赛不但威胁着我们的未来。 它不但引起了恐惧而且目前也在杀害人。 由于带来不安、恐惧、平困和饥饿，它在造成死亡。 巴西伟大的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写道：

当我们动了残杀的念头

核炸弹将要残杀

核炸弹 将使千百万一无所有的人烟消灭”

虽然在不同论坛上数不胜数的抗议和警告——“核炸弹问题继续在各种会议上提到并呆在我们所有人的身边。”……我们必须问一下，人类会否克服摧毁自己的威胁。 在诗人德鲁蒙德同一首表现性很强的诗句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另人安慰的和乐观的信号

“核炸弹这个不知所措的猛兽

给予了人类挽救自己的时间

(我深信)人将消灭核炸弹。”

让我们大家充满信心。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动力是，正如托马斯·杰弗逊精辟地写的那样

“自觉的希望把我们国家的精力用来繁衍人类而不是摧毁人类。”

三个其他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我要重申巴西民主对人权的重视——对绝对和完全，不受阻碍地行使这种权利的重视。重要的国际文书，例如，各国间达成的人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反对酷刑公约》，已收进巴西法律，从而在我国为完全保护这种权利提供了新的保证。

我还要提一下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毒品的问题，以表明巴西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三个基本的方面：防止滥用毒品，取缔非法贩运毒品，以及治疗毒品上瘾者。如果不同时考虑这三个方面，毒品问题是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的。我们还认为在反对滥用毒品中国际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自然，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保障。巴西积极参加了今年四月在美洲国家主持下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关于麻醉品贩运的美洲特别会议。同样，我们将向1987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麻醉品会议的工作提供最全面的合作。

第三个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在这个讲坛上，我要向恐怖主义的扩散表示我们最剧烈，最强烈和最愤怒的谴责。国际社会再不能容忍恐怖主义的作法，必须立即团结起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影响。

我要再一次强调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讲的话：加强联合国是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好的办法。根据这种看法我国为加速实施复兴联合国的措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巴西政府认为，十八国集团所作的建议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有希望的第一步。

我们支持秘书长在寻求解决争议方面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我们支持联合国审议所有的争端和冲突。我们提倡在工作方法中要有灵活性，尤其在安理会更应如此，这样就能在实质上并有建设性的对有关和平和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处理。我们认为有必要反对在处理有关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和平的基本问题时绕开联合国的倾向。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国家，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正是在以这种观点看待联合国的基础上我才于5月29日通过秘书长代表巴西政府建议在本届大会的议程上列入“南大西洋和平和合作区”这一项目的。这个建议产生于若泽·萨尔内总统在1985年9月在大会所作的发言，当时他是这样说

的：

“巴西将尽力作出每一种努力确保南大西洋作为和平区的地位得到维护，不受军备竞赛，和军备的存在和在其他地区产生的任何形式的冲突的影响。”

(A / 40 / PV.4 • 第 14—15 页)

我们对大会认为这个项目是恰当的并将其列入本届大会的议程表示感谢。关于南大西洋和平和合作区的倡议需要重要的集体努力，巴西只是作为寻求这种努力的发言人。

这里所涉及的是在世界上一个广大区域保障和平，安全和发展的问题，这个地区有两个大陆的国家组成，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决心克服阻碍他们的人民实现进步和富裕的道路上的障碍。

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对地区和世界安全的严重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产生于南部非洲的形势还是产生于向南太平洋转嫁东西方紧张局势和对抗，也不管是否产生于核武器的地理扩散和由此产生的核军备竞赛的加剧。第一方面，我们的目的是促进最大可能的合作以有利于整个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和合作区将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列为最优先事项的宏伟方案中的一个具体步骤：将没有理性的冲突冲动变为国际和平合作的建设性工作。并且这将是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前努力的合乎逻辑和补充性的继续，这些努力体现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非洲非核化宣言》和《关于非洲安全，裁军和发展的洛美行动纲领的宣言》。这样一个宣言将是对促进基于所有人平等权利和正义之上的普遍和平的有意义的贡献，这种和平是联合国的最高目标。

巴西外交政策不是以虚幻的原因为基础的，也不沉溺于华丽的词藻中。恰恰相反，巴西的外交政策包含着永久性的和合理的概念，理想和利益。

我们是一个新国家但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具有我们看重并尊重的个性，我们也尊重并看重其他国家的个性。我们的发言是巴西社会根深

蒂固的价值观念的明白，坦率和直接的表露。

当我们讲到和平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多嘴。 当需要坚持或甚至重复时我们是不会犹豫的。 因此我要重申我的卓越的前任阿劳霍·卡斯特罗以外交部长地位在这个讲坛上所讲的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原因和影响所组成的系统中。 正如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和平包括独立的因素，巩固和平需要主权国家的合作——因此作为和平的条件和表现的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

就在上届大会这个讲坛上，萨尔内总统说过：

“使我们成功地从独裁主义过渡到民主主义的工具是我们有能力在没有暴力和损伤的情况下进行和解和谅解。”（A/40/PV.4·第4—5页）

要解释这种和平的过渡，有一些外国作者断言这是因为巴西人是一个“真心诚意的”民族，似乎历史上注定要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这是种谬误的简单化，这种简单化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加以讨论。

确实，我们很自然的倾向于建立在容忍及坚决尊重不同看法基础上的和解。但是，如果说在出现危机的时刻，在我们之中出现了一种有益于谅解和谈判的有利的一致意见的话，这完全是因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暴力的方式除了在道义上是应当加以谴责之外，同时也是不合理和无法长久持续的。

正如克雷门梭所说的，对于人类来说不幸的是，有时，“创造和平比发动战争更为困难”。 正是这一挑战使得联合国的工作极为艰巨。 在联合国建立以来的41年中，本组织尽管遇到各种障碍，一直致力于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及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各国人民间促进对话、谅解与和睦。

我代表巴西人民和政府重申，我国支持这一我们无法放弃的崇高事业。

希迪奇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十分高兴看到有你来主持这一庄严的大会。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我们深切谢意和自豪心情。 我毫不怀疑，你的智慧、干练和你在外交方面长期及多方面的经验将使你能成功的主持我

们审议工作。我最真诚地感谢所有一致选举你担任这一崇高职务，从而表示出信任的朋友们。

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荣幸地参加第41届联合国大会年会。我给诸位带来了孟加拉人民和政府的热情问候。我同其他同事一样，感谢你杰出的前任、海梅·德皮内斯先生阁下干练和有效的主持上届大会的工作。他丰富的知识、谨慎地告诫和了解内情的指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以极大兴趣阅读了他的报告。这一报告将对我们的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联合国是和平与公正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代表着我们集体的智慧。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与瓦砾之中的《宪章》促使我们反对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支持人权与自由，特别是支持和平与安全。《宪章》寻求在一系列原则上建立国际关系，提出有关国际道义的新概念，避免以武力来解决各国间冲突的问题。

特别是，《宪章》致力于建立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统一的全球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是穷国还是富国都快乐地相互依存。联合国已经经历时间的考验。我们去年在庆祝联合国建立40周年之际，认识到了这同时是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全球冲突的40年。联合国的会员组成实际上已达到全球性，因此也经历了人们是否接受的考验。不论人们对联合国的效能会抱有何种疑问，这与其说是针对联合国本身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如说是由于那些抱有怀疑的人所抱有的态度。这并不是一场对联合国的信任危机，而是一场政治意愿的危机。

对我们来说，联合国依然是人类良知的保持者。我国从宪法上支持《宪章》的原则与宗旨。我们在联合国的记录至今为止证明了这种支持。我们的政策是支持平衡、温和及严格的遵守这一原则。冲突并不起作用，而各国间的合作却能使得相互改善，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就反映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在地区一级，我们一直在作出不懈努力，以便通过建立一种善意、信任和谅解的气氛，从而促进南亚的和平与稳定。1980年，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在本地区建立合作机构的建议。本地区各国所表现出的真诚态度使得我们这一建议结出了果实。有七个南亚国家即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议于去年十二月在我国首都达卡举行。这次首脑会议正式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协会，该机构的目的是要促进为这一目标所确定的一系列具体领域内的实际合作。南亚区域合作协会证明了本地区支持睦邻原则的态度。我们真诚地希望，目前的合作水平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多样化，以使我们共同获益。

联合国的一个首要目标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继续储备尖端武器有可能使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我们确信，在核时代，裁军在道义上是势在必行的。我们一贯呼吁在那些已拥有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的国家之间举行有意义的谈判。我们希望，此类谈判将继续进行，以便能够为了全球和平的更大利益而有效的推动裁军事业。

我们一贯呼吁，正用于获得军备的财政和其他大量的资源应当转用于消除世界上的贫穷。我们十分遗憾地注意到，国际裁军与发展会议今年将无法举行，而这一会议本来有可能朝着这一方向取得进展。

联合国所审议的最老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中东危机。迄今为止，尽管朝着这一目的作出许多重要的努力，但却未能出现以开始真正和平进程为形式的突破。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一问题核心，这是不言自明的。巴勒斯坦人一直作为家园的土地现在被其他人占领着。巴勒斯坦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出，以色列被安插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因此，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得不到恢复，则在该地区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接受这一简单的事实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我们坚信，中东问题只能依靠制定全面的计划加以解决，这一计划应当包括以色列的所有军队从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包括从圣城耶路撒冷全部和无条件的撤出，巴勒斯坦人民履行自己的民族自决权。

这种和平计划被包括在1982年阿拉伯领导人在非斯召开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原则中。这些原则补充了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开始任何和平进程都要有它们在与所有其它各方具有同等地位上的充分参加。我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一直是坚决和明确的。我们一直责遣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我们将永远支持我们巴勒斯坦兄弟的正义斗争。

南非充满战乱，我们继续看到文明的人类准则和价值受到最严重的公然蔑视。我们必须彻底根除比勒托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执行的应受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人民的英勇反抗受到前所未有的骚扰、威吓和破坏时，世界不能坐等视之。从这块不幸土地上发出的要求自由的悲痛呼声不能再得不到理睬。必须马上消灭种族隔离这个罪恶。

我重申我国坚决致力于南非受压迫人民的事业，我们坚决支持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已经有二十年了。然而比勒托利亚政权公然无视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和决定，继续对纳米比亚领土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压制。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野蛮的政权是如何蔑视国际舆论并且不受阻拦地继续执行其罪恶政策的。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义问题，这就是是抵制这种罪恶力量还是直接或通过代理人供养或甚至容忍它呢？。

我们向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致敬，他们是勇敢和坚决的，他们的斗争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更加有力、大无畏和严酷的。我们还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解放组织的领导致敬，他们给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坚决的领导。让我再次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自由、解放和人类尊严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孟加拉国是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国，它将象以往一样在促进纳米比亚独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坚信，永久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就是载于安理会第385(1978)

和第 435 (1978) 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今年 7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也以最明确的语言表示坚信只有联合国计划才是解决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唯一可以得到接受的基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联大支持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行动纲领。因此必须加倍努力执行这项行动纲领，以使纳米比亚能够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内获得独立。

我们对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引起死亡、破坏和前所未有苦难的自相残杀战争继续进行感到关切。这场战争威胁了世界各地穆斯林都非常珍惜的伊斯兰世界团结。作为伊斯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呼吁这两个兄弟的伊斯兰国家对各种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从我们来说，我们将继续努力停止这场悲惨的冲突。应该加强联合国内外进行的努力，并应采取协调行动。秘书长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向他保证，将继续与他合作。

我们对于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原则立场的基础是我们坚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明确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武装干预和干涉。只有冲突各方遵守各国间友好关系和法的国际法，尤其是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形式的原则，这些地区才能重建和平与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敦促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以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和西族塞人之间的对话缺乏进展感到不安和关切。孟加拉支持塞浦路斯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不结盟地位。这个问题的任何永久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到两族人民的合法希望。因此我们呼吁他们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以便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使他们在联邦形的塞浦路斯内光荣和有尊严地生活。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充分支持秘书长为使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斡旋，并给予合作。

中美洲局势仍然紧张多变。我们对减少这个地区紧张局势明显缺乏进展感到

关切。为了建立一种信任、和解和和平共处气氛，四年前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开始了在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进程。孔塔多拉进程提供了一个这个地区内各国间非常需要的和平与合作构造，以便避免紧张加剧和求助于武力解决问题。它强调在区域内进行谈判的精神，希望不受外部政治影响的干扰。以在区域内具有共同观念和互让为基础的孔塔多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法令草案是所有有关各方一系列紧张谈判的成果。它被称之为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的最重要的杰出主动行动。因此它应得到这个庄严大会的充分支持。

孟加拉认为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平区和无核武器区将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因此作为一个沿岸国，我们极其重视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我们支持在科伦坡尽早召开联合国印度洋会议，为此我们积极参加关于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讨论。

去年经济方面的全球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它的管理和未来的普遍关切。去年的世界产值增长比上一年下降三分之一，世界贸易的增长只占1984年的三分之一。1983年至1984年世界上最大经济国的振兴去年已进入危急阶段。它的增长大大减缓，创纪录的预算赤字继续增长。许多其他重要经济国家的状况也是如此。至1985年中期，维持增长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在大型经济国家状况萧条的同时，其他国家新的增长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许多重要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限制了整个发展气氛。

增长的减缓是代价昂贵的，它的出现正是发展中国家处境尤其困难的时刻，其中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从八十年代初期的萧条中恢复过来。198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倒退而不是前进阶段，人均产值和消费水平下降，投资水平令人沮丧。在许多国家中，失业率很高，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服务正在受到削减，往往是削减卫生和教育方面的社会服务。”

发展中国家（其中不包括两个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总值在1985年已经连续五年的呈下降的趋势，拥有七亿人口的这不到四十九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最不发达国家，在198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现了0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如果现在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发展中国家到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仅仅略高于1980年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地下跌，而发展中国家中间的大多数，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们的初级产品。低廉的商品价格一直极为危害它们的出口收入以及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紧缩通货的环境也使一方面保护主义复活，另一方面使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一些安排不断受到了损害。1984年经济上的发展曾经使我们许多人希望这个发展将进而带来一种势头。不幸的是，一些消极的因素使得这种希望破灭了，这些消极因素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持续压低，实际利率的空前高涨，以及有损经济的偿付债务的开支等等。总而言之，在1983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种使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倒流到发达国家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国私人在发展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显著地减少了。这种资金的倒流趋势不仅十分有损于发展，而且也有损于发展中国的今后前途。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以通过官方资金流动来干预私人资金流动的下降趋势。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的第六次补充资金是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极为需要的，但是甚至在正常的情况下开发协会的第七次补充资金已大大减少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的补充基金的水平也不令人感到欣慰。

我们考虑没考虑过人类所遭受的苦难的深度与广度呢，考虑过没有因为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而失去的发展潜力的深度和广度呢？我们是否想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所采取的调整措施也是有损于它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呢？最不发达国家，其中三分之二在非洲，的局势仍然是特别的危急，它们的收入和经济增长继续处于停滞或者下降的趋势。低廉的商品价格对它们打击最大，它们仍然最易受到外界因素的打击。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仍然是基本上不存在的或者是

极为初级的。在十分严重的困难条件下，他们不得不借债，巨额外债。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巨额外债在10年内从1974年的\$33亿增加到\$300亿上下。这一债务的影响比图数字所显示的要严重的多。由于它们不能吸引私人资金的投资，它们的困难就更加复杂化了。资金向这些国家的流入量严重不足还体现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资金流入量是\$26.3，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资金流入量是\$30.2。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向这些国家提供优惠资金或赠款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我遗憾地注意到，例如我们国家，孟加拉，所接受的优惠形式和赠款式的外援最近显示出减少的趋势。

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势。为了世界和平与进步，必须采取一致行动以解决困难并促进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发展规划委员会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双倍的发展资金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重新振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这对于确保发展协会的第八次补充基金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新的行动纲领的中期全球审查报告所作出的捐款承诺，以及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关于非洲危机的经济局势的特别会议上作出的捐款承诺必须在协商一致的时间内全面落实。世界银行1986—1988年前的放款应该增加到\$450亿至\$500亿之间，为使世界银行的资金总量增加的谈判也应毫不迟疑地有效地进行。与此同时，各地区开发银行的放款能力应该有所加强。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以增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在这方面，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结束或减少保护主义对贸易设下的障碍。我国代表团欢迎在埃斯特角达成的协议，并希望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发达国家进一步放宽所有贸易壁垒和最终消灭所有贸易壁垒。为了找到解决商品问题的有效和公正的办法，应该富有建设性地对待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贸发大会UNCTAD VII）。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我们国际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复杂和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没有什么事情比建立一个对全球发展的国际协商一致更为重要的了。这就要求各方有严肃的态度、以通过本组织和其它多边组织建立一个协商一致的协定。我国代表

团遗憾地回顾关于发动全球谈判的协商一致的^第34/138号决议仍然等待着人们有效地研究。我们也必须严肃讨论所有各方的实质性建议。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发展中国家关于召开一次发展的货币与金融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能得到我们在发达国家中的伙伴的响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如果在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领域里没有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在这十年·的后一段时期以及下一个十年就不可能奠定全球发展的基础。首要的是，必须加强多元主义。因为只有或多边的组织里，通过建设性的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发展的全球性协商一致。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联合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我认为，联合国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是一个更深刻问题的象征，即对于多元主义的概念失去信心。关于一些成员国对于预算问题的不同意见，我认为只要有了点政治意愿和责任感就可以解决。秘书长已经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主动行动来解决迫在眉睫的流动资金问题。

至于的中远期前景，高级别政府间专家小组已经提出了一些实际性建议。这些建议值得我们认真的考虑，并参照《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你带领我们解决目前的危机。

建立全球大家庭的思想已不是老生常谈。在当今日益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已成为一个现实。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不再仅仅是人们的理想；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所期望是一个全球和谐和理解的气氛，这一气氛能够保证我们大家获得平等与自由，和平与繁荣。因此发扬多边合作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联合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做的场所和构架。现在让我们各尽其能努力工作，而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自己民族利益的支配之下。

联合国万岁。

下午1点散会。